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回 愛良馬番將獻謀 掛數珠獼猴念佛

詩曰： 獼猴警覺性通靈，項掛瓊珠類誦經。
兀坐高枝人不解，烏巢端的有神僧。

話說骨查臘攻打大方山，被胡俠屯兵於岡頂，不能前進，徬徨無計。忽有番將容三劫進帳獻計，骨查臘延之上座，虛心求教。容三劫道：「長官欲取這岡子，不窺地利，朝夕價只恁地攻擊，何以能破？小將昨日殺傍西北柵邊，細觀地勢，破之極易。」骨查臘又問道：「將軍為甚見的易破？」容三劫道：「長官若有重賞，此山立刻可得。」骨查臘道：「如將軍占得這岡子時，便要剖心剝膽相報，亦所不辭！」容三劫笑道：「不必恁地重禮，只求長官所乘之馬足矣！」骨查臘慨然道：「果得進柵，即以此馬相贈。」容三劫附耳道：「如此而行，且夕可以破之。」骨查臘踴躍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咱一時見不及此。乘黑夜中，正好行事！」令容三劫暗傳號令：黃昏飽食、束裝，打點火具，二鼓盡，齊赴東南柵上攻擊，遲延退後者斬。

番軍得令，各各整頓不題。

且說胡俠當夜正在寨中飲酒，至更深時分，忽聽得喊聲大起，急披掛綽槍上馬，親到柵前催督眾軍守護。只見火光之中，骨查臘一馬當先，指點軍馬攻柵。胡俠心疑此賊黑夜突來攻擊，必有詭計。一面令軍士施放炮石，自帶馬立於高岡之山窺覷，兩下喊聲振動山嶽。喧哄將及夜半，胡俠猛見西北上燈光隱隱，急聚馬奔來看時，一帶柵門傾倒，為首一將引著百餘個番漢已自殺入柵裡。胡俠大喝道：「番奴慢來，吾已候汝多時！」那大將不應，提起大桿刀劈面砍來，胡俠挺槍架住。二將就於岡下大殺。那官、番二軍，互相抵敵，番將和胡俠奮力大戰。正殺到緊切之際，忽聽一聲響亮，那岡子崩下來，把二員大將並兩下軍士大半壓於土內。原來那西北上山岡，因要豎立木柵，在空缺處一時運土堆就，連絡如城牆一般，以便防守。不期被容三劫看破，特獻此計，令骨查臘擁軍馬連夜東南攻柵，誘胡俠撤兵相抵，自卻領精壯番士暗暗掘開鬆土，排柵而入。胡俠頗有智略，親自接戰，奈何天命已盡，二將一齊死於岡下。後人看此，作詩嗟歎云：暗窺地利搗堅城，二虎相持戈戟森。

豪骨並埋荒土內，事從天定豈由人？再說番軍逃轉柵外，飛報與骨查臘知道。骨查臘大喜，放心攻打。令急運柴薪，亂撒柵下，放起火來，一時間烈焰張天。柵內軍士見主將已死，心下慌亂，各各棄柵潰散，被骨查臘一擁入柵，據住岡子，殺散餘兵，盡獲糧草器械，乘夜修造木柵，阻住果州出入之路。

差番將牙的鸞往哈雲撒密處報捷，準備雲梯飛樓，兩下夾攻龍門州，期日進兵。巡哨官兵飛馬報入果州，副統制喻鐸聞此消息，驚惶無措，急上城四門巡察，行至北門，忽見城下二壯士厲聲求謁，喻鐸細看，乃是番客關赤丁也，急令開門放入。

相見畢，喻鐸道：「我這裡兵戈擾攘，被洞賊骨查臘引番兵圍困龍門城，又將大方山奪去，前後受敵，兄與這位壯士從何處飛來，好險，好險！」關赤丁道：「此一位將軍，乃清江洞利長官公子，特為總督而來。」即把前後相殺事跡說了。喻鐸延利厥宣、關赤丁下城，客館中坐定。利厥宣道：「咱一路打探而來，已知備細。可惜督爺去了，貴治有幾多軍士糧草，可敷支給麼？」喻鐸道：「此城四圍堅固，馬步軍兵不下萬人。但一應糧草，俱係大方山搬運。日今督爺處糧食，多則可支一月，少則不過二旬。倘圍困日久，我這裡又不能相應，民心一變，滿州生靈盡為虜有，督爺將士焉能保全？」利厥宣道：「事已極矣！明日出城，願決一死戰，以救督爺！」喻鐸道：「不如暫守，再圖良策。」關赤丁道：「公若遲延不出，倘劉爺有失，咱等何害？但公等亦難免坐視不救之罪耳！」力勸出戰。喻鐸道：「我亦知出戰的為是，但精銳軍士皆被劉爺與胡統制帶去，只留下僅萬老弱之卒守城。驅此輩與戰，何異犬羊搏虎，萬不一勝，城池難保，故此遲疑不決！」利厥宣道：「公言良是。但坐守不戰，劉爺受困，何時脫此重圍也？」

三人躊躇不決之間，聞得軍聲喧哄，金鼓亂鳴，飛報番軍攻城。喻鐸同二人急上城樓，只見骨查臘立馬城下，指揮四顧，旁若無人。利厥宣大怒，彎弓搭箭，站出窗檻，大喝道：「骨賊看箭！」骨查臘急抬頭看時，箭已飛到，伸出右手，輕輕接住。城上城下，軍校齊聲喝采。不期利厥宣手段神捷，趁著這喝采鬧熱中，又一箭射下，骨查臘復聽得弓弦響，正舉起左手來格，急忙裡接應不迭，颯地一箭，射中小指，折為兩截。骨查臘大驚，負疼退走。眾番軍駭愕，撤回散去。利厥宣就欲乘勢出城追趕，被喻鐸幾番擋住。當夜，利厥宣悄悄對關赤丁商議道：「喻統制儒怯之徒，不足與論大事。若再遲緩，劉爺糧絕，決然拒守不定。咱與公只索辭去，隨路州縣求取救兵，速來赴援，庶幾重圍可解！」關赤丁道：「咱意也欲如此。若與喻統制說知，必被纏定，反成耽擱。不如暗地去了為便。」二人計議定了。

次早五更，即離了客帳，闖出東門，往朗靜縣來。一帶都是山路，崎嶇難走，行不上百里路程，起赤天色將暮。關赤丁指著南首道：「前面是一官驛，可以寄宿一宵，明早行罷。」

二人投投驛館中來。只見驛前空地上，數百人打攢攢圍定一株大松樹，仰面看著，指手畫腳，在那裡笑說。二人急奔上前看覷，卻原來是一個大獼猴，足有五尺多長，竟似一條漢子，坐在樹頂，胸前掛著一串羊脂玉數珠，兩手捧著一雙金釧，撫弄玩耍。二人看了，卻也好笑，問旁人道：「這猴子弄的物件，從何處得來？」一人答道：「這怪物是驛後山上積年老猴，向來成精作祟，不拘晝夜，闖到人家，開箱剝籠，拿了衣飾銀兩，是處作耍。近村方圓數十里地面，被他無端惱惱，兀的氣死人也！」利厥宣道：「這不過是一猴子，有何難處？喚獵戶弓網捕捉，片時即可除害。」那人道：「若獵戶能擒捉時，怎到今日？這猴子靈性異常，善於跳躍，刀箭尚難近身，何怕張羅布網，比如人若還逐，惱犯了他，黑夜之際，率領千百餘大小獼猴，掀瓦拆屋，攪得你無處藏身。因此兀誰敢去撩惹惹禍。今日午後，總督劉爺家眷到驛中打中火，不知這猴子怎地盜了夫人數珠金釧，在此身上作耍。夫人吩咐合驛人役並百姓等圍繞定了，待什麼小相公來拿他，眾人只得在此攢守。」利厥宣笑道：「看他這一副齜牙裂嘴鳥腔，也掛一串香珠，惡口念佛。那兩條毛臂野獸骨頭，也帶著金釧，學人做作。不要忙，且教他受用咱這一支好箭。」說罷，抽矢彎弓，劈面一箭射去。那猴子孫兒俱已瞧見這一箭，好利害，將支箭滴溜溜踢落塵埃。

利厥宣又射一箭，那猴子提起金釧，接定箭桿，只聽得「豁刺」地一聲響，那支箭從利厥宣頂門上擲將下來。利厥宣急躲閃時，箭已從耳根邊擦過，插入地中數寸，利厥宣吃那一驚不小。眾人看了，齊聲發喊，看的人愈加多了。

忽聽鸞鈴響處，三騎馬飛擁而至，為首馬上一人，長髯蒼白，大眼偉軀，頭戴紫絨紮巾，身穿玄色緞服。中間馬上一人青年秀麗，細眼微鬚，頭戴青紗巾幘，身穿細綾柳綠道袍。末後馬上一人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披髮垂肩，容顏標緻，頭戴一頂嵌寶紫金冠，身穿一領繡補紅錦道袍，隨身卻掛著一副弓箭，從隨著十餘個軍劍奔至松樹之前，那長髯的仰面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何必恁樣喧哄？一箭足以斃之。」扯滿弓弦，連放二矢，那箭卻也不善，緊緊對猴兒頭顱上射去，都被搶住。長髯的垂首失色，側首轉過。馬上那一位披髮郎君笑道：「伯父神臂，也被此番閃避。待小姪試發一矢，以博群笑。」霍地跳下馬來，扯出寶雕弓，將弓弦扯滿，「疙噠噠」連響數聲。那猴子又道是箭來，睜開火眼，不轉睛的看著。下面這郎君把弓虛空擲起，猴子正欲舉臂來搶，不提防郎君袖中暗放一弩箭，射中鼻樑，「浙刺」地一聲響，猴子從樹頂上倒撞下來。眾人吶喊看時，頭顱跌得粉碎，那支弩箭兀自插在山根骨上，深入寸餘，眾人無不喝采。

原來那長髯的就是瞿天民結義兄弟秋僑，那青年的就是秋僑之婿耿憲，那神箭郎君就是劉總督義弟瞿瑛。秋僑翁婿二人同到瞿家弔奠，因龍氏與瞿瑛要赴果州任所，瞿毅弟兄慮路途遙遠，求秋僑、耿憲護送同行。當下那積年作怪老猴精被瞿廷柏一弩射死，取了數珠金釧，將猴子提起，掛於樹上。利厥宣向前躬身施禮道：「小相公善射，雖后羿、由基，不過如此。然擲弓之時，眾人仰視，不知矢從何發，斃孽猴於頃刻，若非神術，焉能致此？」瞿瑛道：「適聞報老猴逞妖作耗，決係精魅。況猿性類人，通臂便

捷，若以平常箭法射之，必能閃避，故先以空弦疑其心，次後擲弓眩其目，猝發袖弩使彼應接不迭，方死吾手。此乃一時鄙見，有何神術乎？」利厥宣拜於地下道：「郎君弓矢絕倫，識見迥異，天幸至此，總督劉爺之福也。」秋僑等下馬扶起道：「兄是何人？請起！劉爺個中必有委曲。」利厥宣道：「且請到驛亭內稟知詳細。」

一行人都入館驛廳上來，揖罷坐定，利厥宣通了姓名，即對眾備言劉仁軌前後被圍之事。瞿琰忙請龍氏出廳相見。利厥宣、關赤丁拜畢，又把前事稟說一番。龍氏頓足叫苦。秋僑道：「夫人且莫驚惶，有傷玉體。適聞利長官說，番王與骨賤用計將劉爺困於龍門城內，前後夾攻。細度地勢，骨賊反陷於我之阱內。明日出城，並力截殺，擒此奸奴，番寇不戰自退矣。」利厥宣道：「咱也想速戰為上策，幾次被喻統制阻撓住了，無奈潛逃，往鄰近州縣求取救兵，誰想遇督爺夫人闖宅到此。咱每每度量，要擒骨賊，也不為難。可憎他有那一匹墨頂神馬，日行千里，縱使勝捷，只慮這賊脫逃，難以擒獲耳。」關赤丁道：「將軍等放心前去廝殺，骨查臘果若戰敗乘馬逃竄時，咱自有妙法擋住，任將軍等擒拿便了。」瞿琰道：「聽君之聲，似乎曾相會來。倉卒失忘，一時難省。」關赤丁道：「小人姓關名赤丁，涿州人氏。上年到建州東嶽廟前賽會，被印星這廝強奪玉蟹，誣咱為盜，幸逢廉訪劉爺辨冤釋放。今從西番回南，路逢利長官，說及劉爺被圍，捨命前往求取鄰兵救援，偶值相公家眷臨此，乃不期而會。劉爺不日可出重圍。轉思當日印星中矢，莫非自是小相公袖弩麼？」瞿琰道：「非我孰能射之？」

大家撫掌歡笑，同在驛中宿了一夜。次早，取驛馬二匹，利厥宣、關赤丁騎了，一齊到果州鎮來。副統制喻鐸預差人迎候，親自出郭接請入城，參拜夫人已畢，龍氏立刻就要起兵，喻鐸怎敢違命？唯唯聽令。利厥宣令秋僑、關赤丁帶領二千軍士，抄路南岷嶺埋伏，阻截骨查臘歸路，秋僑等先自去了。第三日，利厥宣、喻鐸盡率本鎮軍馬，出城搦戰，單留瞿琰守城。

此時骨查臘正帶一隊番軍攻打西門，只見城門開處，利厥宣當先出馬，與骨查臘交鋒。二將鬥至二十餘合，利厥宣馬忽前失，翻身跌於地下，骨查臘舉槍便刺。利厥宣平地驟起，早已閃在半旁。骨查臘又復戳來，利厥宣棄槍，從馬腹下鑽過，眾番軍圍逼攏來。恰值副統制喻鐸馬到，舉兩口利劍，抵住骨查臘廝殺，利厥宣脫身回陣，換了戰馬，復翻身殺入陣來。三匹馬盤旋交戰，骨查臘雖勇，怎當得二將夾攻？不數合之中，力怯敗陣而走。利厥宣、喻鐸雙馬並追，趕了一程，只見骨查臘轉過山坡，寂然不見。

利厥宣撥回馬頭，催並將士衝殺轉來。眾番軍見主將已走，無心戀戰，突圍亂竄。官軍並力掩擊，一面搶奪馬匹器械，從後迤邐追逐。這骨查臘縱馬上坡，回首看時，不見利厥宣趕來，停馬於山峰之上，伺察動靜。遠遠見番軍大敗，急撥馬抄轉，奔回原路，尋覓救應。剛剛走出南岷山下，猛聽得一聲炮響，山凹裡無數軍兵擁出，一員蒼髯老將躍馬挺戟，攔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骨賊慢來，吾已候汝許久，及早納降，姑饒一死！」骨查臘不答，手舉長槍，衝殺前來。那老將秋僑挺戟截住，交手數合，被秋僑一戟刺中頭盔，骨查臘棄盔落荒便走。秋僑不舍，奮勇來追。骨查臘駕馬如飛，秋僑怎能趕上？骨查臘走了一程，心下暗喜脫離險地，料無人追，轉出金泉山下，忽見百餘個大漢，簇著一人，一字兒橫截路口。那人手持木匣，緊緊攔阻不放。骨查臘看了，不解其意。正待策馬衝去，猛聽得一聲唿哨，那人急開匣蓋。不知匣裡是什麼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